



經
世
鈔
三

仁記
1281
3



門仁
1281
卷

奇文
尊
樓

同

左傳經世鈔卷之五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邢狄伐衛

冬。邢人邢今北直順德府治是又遷于夸儀狄人伐衛。

圍菟圃。地衛今東昌府附郭聊城縣有夸儀聚以國讓父。兄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

燬請從焉。杜燬衛文公名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杜衛邑林蓋

激怒國人而後陳師狄師還。杜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

禦狄于訾婁之邑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

事於山川杜下祭山川以祈雨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

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

之師興而雨

彭家屏曰歲旱民饑則國君減膳弛侯恐懼修省以

感召天和豈有當大旱之時冒天之怒興師伐國暴

衆于外而能致雨之理所謂師興而雨亦偶然耳未

可爲訓也

秦晉遷戎于伊川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杜周也伊水也見被髮而

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被髮而祭有

象夷狄林衣冠之禮先亡知其必爲夷狄也彭士望云晉任放誕亦有戎禍秋秦晉遷陸渾

之戎于伊川杜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

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北三十里陸渾廢縣是

金履祥曰伊洛王畿天地之中雖曰曠土豈宜遷戎

居之秦晉之罪不惟亂華其偏周甚矣自是伊洛之

戎世爲周患

魏禧曰人無禮則與禽獸無別凡風俗之端禍亂之始也故君子慎之後世風俗之壞必先於士大夫而齊民效之浸至亡國喪君子孫屠戮者不一而足矣

富辰請召子帶諫伐鄭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杜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

帶召戎伐京師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杜詩小雅言

入王城焚東門親近則昏姻甚相王者先協和

周旋孔甚云旋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

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鄭之入滑

也滑今河南府偃師縣滑人聽命杜入滑在師還又即

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杜鄭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

伯杜二子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

也杜事在莊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杜怨王助故不聽

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

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林：周公傷夏殷之二叔，世疏其親戚不能同心。

以至管蔡、郟霍、魯衛、毛聃、邾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

也。杜：十六國皆文王子。林：文王於周為昭穆。穆生昭，故曰文之昭。邠、晉、應、韓、武之穆也。

也。杜：四國皆武王子。林：武王於周為昭昭生穆，故曰武之穆。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

也。鄭：今東平州汶上縣北二十里。郟國城是毛聃皆在河南府境內。邠今兗州府城武縣東南，有郟國城。雍今懷慶府脩武縣西，有雍城。畢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北，有畢原。原今懷慶府濟原縣西北十五里。原鄉是酆今鄆縣東境。郇亦曰荀，今蒲州猗氏縣。邠今懷慶府城西，北三十里有邠城。應今汝州東南廢父城。縣是韓，今同

州韓城縣是凡。今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有凡城。蔣今光州固始縣西北七十里。期思城是茅。今兗州府金鄉縣東，舊有茅鄉。胙今衛輝府胙城縣後，為南燕者。是祭。今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有祭城。餘見前。召

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杜：類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於東。日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杜：鄂然華外發貌。韓韓光明貌。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呼：歷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

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

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

用嚚。魚：巾反。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

三傳經世錄 富辰二 卷之五

惠之勳

杜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號鄭納之是其勳也

又有厲宣之親

杜

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宣王之母弟

棄嬖寵而用三良

杜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

年殺寵子子華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

於諸姬為近

杜鄭居河洛比之姬姓諸侯去周最

近所當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

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

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

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

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

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

杜前

有子類之亂中有叔帶召狄

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

師杜二子周大夫

莫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

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八字悚然使人不敢

輕於受恩而市井之情寫出如畫

狄固貪恠

力南反杜殺人而取其財曰恠

王又啟之

女德無極婦怨無終

八字說盡古今婦人情狀

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初甘昭公

杜王子帶食邑於甘

有寵於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

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

子帶怙惡不悛

王替隗氏頹

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

王禦士將禦之

杜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

王曰先后其謂我何

杜誅大叔

恐違惠后志○東周之衰多有此種 寧使諸侯圖之王

似是非而非之理明惠宗于燕亦如是 遂出及坎欲杜周國人納之林國人納襄王秋頽叔桃

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

伯富辰杜原毛皆采邑林四王出適鄭仍適鄭處于汜

凡杜鄭南汜也大叔以隗氏居于温鄭伯與孔將鉏仕

反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於汜杜三子鄭大夫省官

勞王家風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此却合理

痛悔之也

凌雅隆曰按富子論兄弟之常可爾乃大叔謀奸王

位召戎以伐京師罪死毋赦彼其得容於齊以逃生

則桓公管仲與有罪焉而富子不察區區憂兄弟之

不協為謀而召之歸卒致其罪必不可容而竟不免

於死則曷若苟全之於外之為愈乎君子謂斯人知

姑息之愛未知國之大體也

魏禧曰鄭伯悍然敢於執王使無君已甚王之伐之

固宜富辰之諫所以篤兄弟之理獨不思正君臣之

義乎但王以狄伐鄭則大失耳若以鄭伯之罪告之
晉侯聲之天下鄭伯必懼而請服何至召狄兵以速
禍卒使富辰有先見之明哉○凡諫人者既破其所
惑又當使其人有以自處若無以處之而徒執理以
難人各有情豈能從我如趙延壽論晉兵畢仲游言
財用耶律楚材之諫空江南爲牧地皆千古進諫經
國之實用高手也○余嘗謂周衰其君臣之賢能者
只靠典禮辭命爲自全之計此實外事不能一毫有
所作爲於此益見詳周論

魏世倣曰鄭强大又有納王之功而無報反爲衛請
滑其執二子雖鄭之不臣實自王室開之也富辰不
諫於遣伯服游孫伯請滑之時而諫於鄭執二子王
怒之後亦晚矣

魯敗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

杜邾以取須句之役怨魯故出師

兗州

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

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

小雅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周頌先王之

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

小蠡蠹

救邁反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

戰于升陘

杜魯地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杜胄

魚門邾城門

彭家屏曰屈瑕之伐羅也不設備而有荒谷之縊魯
僖之禦邾也不設備而有魚門之縣蓋兵者心戰輕
敵則心不固矣所以殺將喪師如出一轍君子不得
已而有軍旅之事則臨事而懼為要道也

宋敗于泓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
從欲鮮濟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杜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
縣以求諸侯于楚真妄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
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孟杜宋地
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堪字於是
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地名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
也未足以懲君林子魚見宋公得釋殊無戒懼之心知其猶貪諸侯禍猶未已故曰小懲大
戒小人之福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

三傳經世少僖 敗于泓一 卷之五

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

杜莊公之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

孫公孫固諫曰宋將獲罪不可赦宥也○弗聽邱維屏曰公

凌稚隆曰宋將獲罪而以弗可為句非是○按杜作赦楚而以弗可為句非是○日事勢言其敗處徒言天運豈足以止兵○禧按襄公

之舉全要與宋固語是破其大主意與子魚語各為補救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杜水名宋人既

成列楚人未既濟杜未盡渡司馬杜子魚曰彼眾我寡及其未

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

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林門官守

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

二字一古字皆飾非戰敗之具

毛杜頭白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杜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

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杜鼓以進兵故不鼓以擊不成列之人恥以詐勝子魚

曰君未知戰其京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

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

胡者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

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

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

言當擊未濟聲盛致志鼓儼仕衛反可也言當擊未成列○林乘敵人之儼巖未成

阻而二十三年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又云掃假人須如此盡情痛快邱維屏曰宋襄公語子魚分合錯綜論之是摹寫當日語氣如此最古最生有生氣處

凌稚隆云愚按霸者謂其有功於尊王乃可稱焉如
夏昆吾當大康時身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
殷之衰大彭豕韋氏復繼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
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卒明王業晉文納襄克帶翼
戴天子不可謂非其人矣故丁公著氏謂夏昆吾商
大彭豕韋氏周齊桓晉文爲五霸其言本於應劭氏
而說者謬謂五霸盡於周迺以宋襄秦穆楚莊廁於
桓文之列則彼三君者曾有一事之善上及於尊周
而可以若是班乎矧當春秋戰國時孔子止曰齊桓

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則周之所謂霸者桓
文之外無他族焉而孟子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
也則五霸之爲三代時諸侯何疑哉雖然桓公而外
則三君矣秦穆最賢楚莊次之若宋襄者抑又下矣
魏禧曰襄公用國君于社而不鼓不成列開後世真
假道學一輩若王莽其嫡裔也公羊以爲文王之戰
不過此真眯目風心之談○子魚有德有識有力有
才有膽而不見用宋襄真下愚哉

杜康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魏禧曰凜凜正論後世若王陵趙苞之母其知此義矣觀欒共叔於父則知為子之道觀狐突於子則知為父之道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可為萬世法也

彭家屏曰重耳非世子與晉之諸公子同狐突之子雖名在重耳非有君臣之分也且懷公已主晉國狐突既為之臣亦無父子異主之理雖召之歸晉亦何不可之有而狐突不召者蓋明知懷公之不可而欲使其子有所託也此突之智也然則突亦不得為懷之純臣也歟

重耳出亡復國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杜事在五年蒲城

人欲戰。吾雖盟不能守矣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

而享其生祿。杜保猶恃也林享其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

校。杜報也前傳云乃徇曰。罪莫大焉。吾其奔也。見解

可以知矣。○彭士望云。此得士之本。遂奔狄。從者狐偃

趙衰。杜趙顛頡。魏武子。杜魏司空季子。杜胥臣曰季也

故逸之。○此是文公出亡第一事。傳者急記於此。狄人

伐虢。字即牆咎如。杜虢咎如赤狄獲其二女。叔隗。危

魏禮曰左傳惟此篇用數十公子字中寫公子英發處驕而易怒處好色處隨地安樂處易恐懼處無經絡處一一

徑寫得生是公行

故逸之

卷之五

出亡一

公子文之

聲季隗此亦孫伯符周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備

生動亦如

直由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反徒本將適齊謂季隗曰

此此二篇

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

若用別樣

是而嫁則就木焉杜言將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

稱呼文章

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杜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

便減却神

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英雄之

采也乃知

堅忍必有露本色不子犯曰天賜也彭得土有國之祥

古人作文

可過處彭云疎淺子犯曰天賜也彭云妙解陶

一毫不苟

稽首受而載之彭云教之動忍又云看子犯陳重耳

只是色色

及齊齊桓公妻之氏以宗女姜有馬二十乘公

稱此一篇

文章而已

牛習氣

子安之林不復有四方之志彭云處狄十二年又安

姜氏是大

從者以為不可沛公安咸陽宮內微良噲諸人事將行

義俠女子

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彭云謀桑下密矣上便有蠶

文公復國

多少戒慎以告姜氏姜氏殺之杜恐孝公怒其去故殺

當與狐趙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如此

為不桃之

子千載下如聞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彭云二字極壯

功後見

懷與安實敗名六字可作座右箴○宴安酖毒管仲以

迎復何耶

公而晉興從來成大事人未有不憂勤陽厲者故曰公

豈美死而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彭云千古英雄當共頂戴

無傳與不

然文公哀

三傳經世

少儂 出亡二 卷之五

思不當如是

左傳經世錄

三

五

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

共公聞其駢脅杜合欲觀其裸浴薄杜迫也國語云簾也而觀之

僖負羈林曹大夫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

若以相杜若遂以夫子林謂重耳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

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

焉杜自別異於曹○異人高識此為陶侃王珪諸母山濤桓元諸妻之祖○不贊晉公子而贊從者妙於觀

人王珪母謂諸君皆將相兒貴可知陳乃饋盤殮寘璧

焉杜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殮中不欲令人見○負羈不言於君以補過亦是不忠諫而不聽則如是

可公子受殮反璧林受殮以領其意反璧以示不貪○或云今人辭餽稱璧上本此以為完

璧歸趙者誤也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

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

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林凡男女配合而以同姓者其美先盡故其子

孫必不蕃盛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

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林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相材晉鄭同儕

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

之日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

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

左傳經世錄

出亡三

卷之五

六

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

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

左執鞭弭米右屬橐高鞬肩以與君周旋杜弭弓未無

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穆文熙云文公

之志雖大而其言不免取忌使子玉之說得行危哉○

沛公頑大昭烈梟雄嘗觀沛公面數項羽昭烈面叱許

沛英雄之氣有按納不住處固知徒以陳餘欲起定張

陳憂劣者成敗之論也○彭云忽說到此英挺之氣不

可遏抑正是攝服楚子處又云公子有此器識此從者

所以不去也然却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

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惠公無親外內

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

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彭云豁達語省

孫應齋云楚子此言既乃送諸秦知其與矣不容於楚

知君又知臣又知天命乃送諸秦而送諸秦蓋子玉欲

殺公子恐有不及防之禍也代宗令李泌出江西以辟

元載亦同此意特一以忠國一以敗國其情不同故主

之昏明亦別耳○楚子險譎至此獨長者秦伯納女五

東坡之論最確豈天欲與晉而暴者不耶秦伯納女五

人懷嬴與焉杜懷嬴子圉妻○懷嬴之納是何人理雜

行之奉匭反沃盥既而揮之而戲之故懷嬴乘機自

言耳舊註非○說文云匭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自

似羹魁柄中有道可注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自

得無跡○彭云驕亢有女公子氣的是秦種然前於子

圉頗順今却怒正是懷嬴作略若子圉者所謂驚病之

策者也不堪顛公子懼降服而囚杜去上服自他日公享之

邱維屏曰
以懷嬴與
前三女子
揜映觀贏
之待子圉
未嘗不在
季晚姜氏
之問而以
廢於二君
為譏亦可

三專歷世少僖

出七四

卷之五

七

愷矣

又云從文公者左傳先拈五人而介之推另有文字叔詹諱止及三人序事也惟見子犯趙衰此文字委牽中等分處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交也請使衰從興國之臣未有不讓能者公子

賦河水杜河水逸詩義取河公賦六月杜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

王征伐喻公子還趙衰曰重耳拜賜直下承當使秦伯不得中悔○此一

晉必能匡王國拜與韓反首拔舍一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機用同衰不獨交也

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拜得

大○彭云竟如此結大奇又云雍容伉壯是何氣度較對楚子又長一格楚子剛譎宜服之以英雄推昭烈昭烈失箸之對御剛譎人又是一法二十四年春

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人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

子。曰臣負羈縲說文云羈馬絡頭也縲係也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

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此舉開范蠡張良之祖○文公

非鳥喙之忍子犯無會稽之滑此辭大無來歷而又告君以請亡宜人以爲要君也○鍾惺云范蠡會稽之言

較子犯此語心危而辭迫若句踐日孤將與子分國而處不然將加誅于子一種夷狄禽獸之氣逼人矣公子

之言猶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

於河彭云以文公子犯君臣尚如此居成濟河圍合狐

今猗人桑泉今臨取白衰崔杜解縣東二月甲午晉師

軍于廬柳杜懷公遣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

郇今猗氏縣林晉師從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

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懷無大罪不必殺聽其奔可也

杜文公之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杜懷公奔高梁○公

祖武公廟公忌克百姓不懷而猶久存者以能用呂卻之謀也懷公之世呂卻未聞出一策忌克益甚而賢人不信故高

梁之殺直

彭士望曰傳寫重耳亡適諸國磊落激昂橫見側出

如大易次蹇各成偉象欲無興得乎此宜與吳越語

常置心目足令憂患人堅煉體魄擔荷大事○又曰

左傳此篇略具五伯聚會脈絡俱傾倒晉公子處○

禧按惟四伯之國皆知禮公子若曹衛鄭則不然可

見能强大之國必有本領過人處然以宋襄之愚暴

而能知重耳以衛文之賢明而不加禮何哉圖伯之君其知慮經營多在遠大處故於過客亡人每每留心不肯忽略自守之君知慮經營只在四境之內苟知節儉立國而已足矣此衛文布衣帛冠無遠大之規而宋襄愚暴有度外之舉也

寺人披豎頭須

呂卻畏偏

杜呂甥卻芮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偏害

將焚公宮而弑晉侯

晉侯豈可弑耶此便大錯呂卻所以出狐趙下也然魏徵王珪亦為建成設謀害秦王特各為其主而太宗卒任以心膂若文公入國召呂卻而慰任之庸知不與狐趙同建功名耶○禮云呂卻謀害文公卒以身死若徵珪謀害太宗只斷送一建成而已則偃然相之是呂卻之罪人也管仲雖糾死事桓初非仲教糾害桓以致糾死後世言管仲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杜貞之魏徵有媿矣

見

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

杜即至其後余從狄君

以田渭濱

杜田

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

至

杜次宿

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

杜披所斬文公衣袂女

其行乎。在他君殺之對曰。臣謂君之人也。其知之矣。若

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

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林其無如

蒲如狄欲為君害者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乾時之役

中帶鉤。引証切妙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

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已

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

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

綱之僕。杜新有呂卻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棣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綱總

其大紀理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里

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其出也。竊藏

以逃。盡用以求納之。是作用此逃字與茅鴻夸叛字同在國之藏韓傳之言或傳訛也。邱維及入求見公辭

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

也。林洗頭曰沐。沐則頭低而心反覆。心主謀。畫故云然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

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不說盡用求國君而

讎匹。夫懼者甚眾矣。一語道理甚大。把持甚狠。寺人披亦云。行者甚眾。古今人君修小怨

未有不怒大眾者。沛公封雍齒。郭令公抱泣。僕人以告李光弼。雖有誠偽不同。皆是見得此意。親切

公遽見之。

魏禧曰以呂卻之才而狐趙諸人不薦以共事以介推之功而無有代之白者吾於此知文公諸臣不過功名之士非有器識度越以人才國體為心者也○凡已當權位而有宿憾之人懷危疑之心便須急急安頓如郭子儀一入軍中便召光弼痛哭不然懷反側者不為光弼之欲逃則為呂卻之行逆而已

趙姬以叔隗為內子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

杜伯儵叔劉林請其進退之命

文公妻

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

林文公以女妻趙衰杜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杜文公女

請逆盾與其母子餘。

杜趙辭勢利得衰字衛無理

姬曰得寵而忘舊

何以使人。

二語足令千古勢利人媿死

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

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

千古大賢雖堯舜何以過

此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尤難○林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

歸季隗遂終言叔隗

介之推不言祿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

杜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此三字畢竟介推

難及

祿亦弗及

觀介推不賞而無言者則姜氏不迎恐有是事

推曰獻公之子

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

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

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

乎

然則二帝三王賞功之典皆貪天矣

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

與處矣

惜也多此一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

效之罪又甚焉

林尤甚也以彼之貪天為過而又效之求賞

且出怨言不食

不信

不言祿一

卷之五

三

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

林是偽隱而有求顯達之心

其母曰能如是乎

與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

林以

供祭祀○縣上今潞安府沁州沁源縣北

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呂祖謙曰文公反國之初從行諸子駢首爭功介之推獨超然處眾紛之外是宜百世之後聞風而咨嗟也然是非無兩立之理今既咎文公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以逞怨也

彭士望曰平心觀晉文反國天乎人乎狐趙諸子豈貪天功為已力乎人君新立盛稱符瑞頗欲籠壓功臣介推忿懟拈一天字暗透晉文左腹抹煞狐趙苦辛開後世殖醢烹藏之釁此伎刻之尤者也○禱按介推出怨言三字已和盤托出

彭家屏曰介推之不言祿尚矣而有怨言則已過也大約賞功之際上下相蒙介推有感於內遂為是憤懣之詞而不覺其言之失也然有功不居與母偕隱至不可物色高致遠情超然世表可以為後之濫功

爭賞者愧矣。觀韓詩外傳割股之說，琴操禁火之事，皆後人為之傳會，以奇其跡。此可以知人心之所同推，未易貶也。

鄭殺子臧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

杜鵠鳥名，聚鵠冠以為冠。翠鳥也。

鄭伯聞而惡之。

杜惡其服非法。

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杜夏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

魏禧曰：鄭伯殺子臧，以義而使盜誘出，衛宣曖昧之計，何也？後世人君誅其臣，亦多用此者。晉厲使麇鉏

賊宣子，明知其忠，故不敢顯行誅。若唐代宗殺李輔

意後
豈歎

國罪惡貫盈何不可明正典刑而亦出於盜賊之計
真所不解

孔之達曰子臧以子華故懼誅出奔鄭伯不知其所
在及聞宋有聚鵠冠之人而臧之跡顯矣於是遣盜
誘殺之夫臧既逃罪卽當深自斂藏不示人以異使
人得識而乃好聚鵠冠是亦五月羊裘教人以蹤跡
之也左氏只以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反覆詠歎其意
自見○禱按此論最妙鄭伯既因鵠冠聞其所在又
見其矜肆不自韜避愈加惡怒是以必殺之而後已

如隋煬帝見張衡之肥而殺之謂其不思過是也而
使盜誘之則子臧所交游所行事亦可想見其不端
矣○子臧之服不稱正謂鵠冠炫異於逃死之時不
相稱耳故傳借詩言以發之地平而後天成不平則
不成故曰稱子臧鵠冠不平孰甚焉安能成乎此皆
古人引詩書見大意處頗有微旨余往最惡其泛舛
不切今因達言乃有悟也○嘗見近世遣間人於敵
作奸細者每以異言異服動止非常被獲而索奸細
者亦專索之言服可疑之人真可笑也余日錄有云

趙岐胡餅買賣如一遂為孫嵩所識李密教授諸生時哀吟泣下幾為太守所捕於此悟亡命逃死之道只要平常二字又讀史雜詠申屠子龍云禍來無所獨身棲樹二女異心不可同處噫知此者思過半矣

禮至仕刑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杜禮至衛大夫守謂

邢正卿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

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杜掖國子赴外師殺之正月丙

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

莫余敢止杜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

魏禧曰玩杜註不知恥詐語則仕人以求報仇者非

君子之所取也蓋既為之臣而又圖之則君臣之防

決而使人主不復信其外臣矣此豫讓所以不肯偽

事襄子與然如夏靡等類則又當別論

晉侯納王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玉諸侯信之，且大義也。」得局面然先說求諸侯三字後方說且大義三字晉君臣

木末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林此大小名曰：「吉遇皇帝戰于阪泉之兆。」杜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

偃非狐偃也。曰：「吉遇皇帝戰于阪泉之兆。」杜文公自以為曰：「周禮未改之野勝之。」公曰：「吾不堪也。」杜文公自以為曰：「周禮未改林禮天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杜乾下離之睽三三。杜兌下離上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杜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戰克而

左傳卷十七 金 五

納王一

卷之五

五

王饗林下遇阪泉吉孰大焉且是卦也林方總言一卦之義不繫於二

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林乾為大有天子降

睽而復亦其所也杜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

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林辭秦師使還獨三月甲辰次于

陽樊今濟源縣西南右師圍溫杜犬叔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

王入于王城取犬叔于溫亦曰蘇今懷殺之于隰城周

殺之易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既行饗禮而

也如此幣帛以助請隧弗許杜闕地通路日隧王之葬

歡也宥助也請隧妄動弗許禮也諸侯皆縣極而下

與孔子惜

日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玉一語凜然不必多亦叔父之所

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才官反今脩茅之田晉於是始

啟南陽今脩武縣○林晉始開南陽之疆陽樊不服圍

之倉葛杜陽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夸宜吾不敢

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

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

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

以庇之所亡滋多彭云因倉葛之呼晉君臣又進一格

不得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杜伯貫周守原大

津縣有冀鄉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晉侯問原守於

寺人勃鞞杜寺人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林飧舖也水澆飯也杜言其廉且仁故使處原杜衰雖

不忘君也彭云此麥飯豆粥之祖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衰自有可用處以壺飧

用衰亦一端耳有如此忠信却不可守原不如此忠信

却可守

原者

柳宗元曰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

真德秀曰衰賢者也舉而得賢則寺人亦賢也後之議者猶以為譏蓋中臣之職承奉左右從容納忠可也而薦引人才則非其職矣○禧按秦風譏寺人之令趙良數鞅因景鑑以見後世君子恆不肯借徑宦官雖其賢者界限必嚴也

魏禧曰幽王之滅秦襄公晉文侯戮力王室以致強大今狐偃勸晉文繼文之業而秦穆不能繼襄之功聽晉侯之辭何耶穆公益亦無遠畧矣所以僅能霸西戎也然晉文身自勤王而辭秦伯專功忌前不知

本傳第七卷五
當日措辭何謂○倉葛呼而陽樊不殘舍人兒見而
外黃免死晉文圖伯首以勤王唱義故倉葛以義折
之項王志在立威以下諸城故小兒以利動之皆各
極時勢而機用正同○文公聲望赫然又有定王之
功而樊原俱不肯服必待於圍何也此知周先王之
德在人深而晉文假力無以服人如此

彭家屏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山川土田受之先王垂爲世憲天子
不得與諸侯不得受者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

東遷秦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使逐犬戎
卽有岐豐八百里之地此西周之所以亡也子頹之
亂惠王出奔鄭虢合兵納王殺王子頹王以虎牢以
東與鄭以酒泉與虢子帶之亂晉文以兵定襄王而
殺子帶王與之陽樊溫原櫟茅之田有限之地何堪
屢以與人此入春秋以來東周之所以日削而不競
也夫眾建諸侯所以藩衛周室王室有故諸侯勤王
亦職分當然未可言德而以地錫之廢先王之經棄
世守之士與者過矣受者得無罪乎以義始以利終

此春秋之所以大亂也

亦知公當然未可言也而以此論之則夫王之際
此大亂也蓋謂其所以審慎風望王室而姑謂其
風以與人此入春林以來東風之謂以日陰而不
深于崇王與之國矣豈謂其所以固本則之故回
東與瀛以濟京與海于帶之論齊文以兵主襄王而
論王王出後漢合與險王險王險王險王險王
論齊地豐八百里之世此西風之復以也也千厥
東毀秦襄公以兵毀之王世襄公救濟對時大夫

秦晉伐郟

秦晉伐郟

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
丹水城是又湖廣襄陽府宜城縣南境亦有

郟城記曰自商密遷於此商密即丹水也

楚鬪克杜申公屈禦寇杜息公以

申息之師戍商密杜商密都別邑二子屯秦人過析杜

楚邑一曰白羽○今南陽府內鄉縣秦人過析何以

二公子不知所謂潛軍也故既降商密而復之析又得

以獲二公子前從杜限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

皆潛師不令知耳杜限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

者昏而傳城不欲合商密知所囚俘非析人也宵坎血

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杜掘地為坎以理盟商密人

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

息公子邊以歸林商密既降析成楚令尹子玉追秦師
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今開封府項城縣境有南頓
故為頓圍陳時陳人逐頓子故楚納之

左傳經世鈔卷之五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六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展喜犒師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杜討魯與衛莒為洮向之二盟夏齊孝公
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林衛救魯故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
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林喜之兄使喜受犒師之辭於柳下惠齊侯未入竟
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
犒執事杜言執事不救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

子則否

黃建云陟作奇語以聳人聽聞下却解得平實穩當子金對秦伯亦如此戰國策多祖之

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

杜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按罄亦作罄或謂如鐘罄之懸一無所藏也

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

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

引先王命甚嚴正却

叙得通家

職之杜職主也大公為大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

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

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做邑用不敢保聚杜用此舊盟故不聚眾保

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

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魏禧曰以此辭合齊侯輒還猶知此時為近古而齊

侯為賢也然傳曰討是二盟謂魯與衛莒再盟則齊

師原非名義之正耳

邱維屏曰句句粘到桓公尤足壓倒聳動孝公

彭家屏曰展喜犒師之詞受命於柳下惠者也始從

周公大公受命王室大本大原說下繼言齊桓一匡

天下之功以見嗣世必不悖先君之德純以義理之

氣震動齊侯非春秋吻士酌事勢利害以讐服人者

左傳卷七 楚滅夔
所可比矣

楚滅夔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杜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十二世孫夔楚

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夔今荆州府歸州二十里有夔子城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

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

杜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

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

杜合尹鬬宜申

杜司馬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魏禧曰夔子不祀祝融鬻熊於禮正而見滅者其辭

不順也曰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若追憾於失楚而

不祀則是以私忿而廢大禮且辭倨非對大國之體

也。若曰：我先君熊摯有疾，自竄於夔，是以不得嗣楚禮諸侯之祀，不過其祖。故支子不祭，若我祀祝融與鬻熊，是二楚也。敢干典禮以亂大國之祀，魯祖周公而不敢祀公劉，衛祖康叔而不敢祀后稷。今大國以是為討，是教貳也。其猶有可赦也。夫則楚師必去，或曰：楚狡而忍，雖辭順無庸。曰：春秋時強弱相食，猶恥無名之師，故展喜辭順，齊侯還師，王孫滿辭順，楚子不敢問鼎，且夫辭順而見滅，非吾悔也。夫殺身滅國，亦求其無所於悔而已矣。

晉文公霸諸侯

秋楚成得臣

杜子玉也

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存

城頓而還

杜焦存皆陳邑○焦今河南陝州存一名城頓今河南項城縣境有南

頓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

林使代已

叔伯曰子若國何

伯楚大夫遠呂臣也

對曰吾以靖國也

士會之讓卻夫克亦此意

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其人能靖者與絕句與音餘○禮按以令尹酬子玉之功以為靖國不幾敗國乎豈勢或陵偏子文見機而為

之耶愚謂處此等人如朱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

子之論韓侂胄者其可睽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三傳經世少儔

晉霸一

委重於子玉。子玉復治兵於蔿。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

故畧其事。貫三人耳。國老杜：卿大夫致仕者。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

杜：伯嬴孫。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

敖，敖之父。」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

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

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

何後之有？」蔿賈以子玉平日觀之，知其必敗，非以鞭人貫耳為無禮也。冬，楚子及諸

侯圍宋。宋公孫固杜：宋莊公孫。如晉告急。先軫杜：原曰。

報施救患，救宋被圍之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急

城濮之戰，最是先軫，狐偃二人得方左氏。

特于群帥中先擊出二人本謀，以此。

下手不肯放過。古人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

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杜：前年楚使申叔成穀以偃齊。於是乎

蒐於被廬。杜：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作三軍。杜：閔元年晉獻公作三軍。

今復大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

而敦詩書，選將奇語。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

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

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

毛。杜：毛偃之兄。而佐之。命趙衰為卿。杜：林將下軍。讓於欒枝。杜：欒貞子也。

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杜：中行御

戎魏犇為右

黃建云趙衰竟未為卿當時君臣不私從亡之勞如此後世行賞先藩邾之臣毋怪

示人以晉侯始入而教其民

初法好德揭前開後開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

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

杜事在二入務利民

民懷生矣

林知生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

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杜事在二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明徵其辭

林明定其公曰可矣乎欲用之將用之可矣

動之情如見却被子犯遏抑而文公能堅忍處亦子犯

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其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杜順少

賤○三於是乎想見諫行言聽○此一句是長明貴作執秩以

鍾惺曰三
段本皆好
事彼左氏
三於是乎
棕之說得
事事有心
伯者行徑
和盤托出

正其官

杜執秩主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

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重點醒教字○義信禮雖有為而

處豈後世所及學者徒以霸之一字抹煞粗心甚矣○

此當與曹劌之告莊公申包胥之告句踐同看用兵之

理思過半矣若徒以詐謀勇力為戰二十八年春晉

侯將伐曹假道於衛杜曹在衛人弗許邱維屏曰曹衛

而晉遠曹近衛晉茲之報宜自近始乃反假道於衛以

伐曹乎不過為假道伐虢之計勝曹而還遂襲衛也若

衛不我聽則又以此重衛之罪衛人知其狡謀則弗寧

許焉耳不然衛於此後二月即請盟歛孟此先之不

數月乃不許晉假道耶且鄭衛皆晉怨也晉於鄭懼行

成之後既使大夫入盟鄭伯又親與鄭伯盟衡雍而其

後二年猶以亡過無禮要秦其伐何還自南河濟杜從

此日之晉遂謂能釋然于衛侯耶

左傳經世錄

晉霸三 卷六六

御字出晉
巨為後犯
陳蔡生色

孔異曰
人情下將

本傳第七金三

南渡出衛林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曹侵曹伐衛曰侵者由南河間道出其不意也

衛曰伐者以不假杜衛地○與二月正月戊申取五鹿塊之言驗矣

晉卻穀卒原軫將中軍杜先軫以晉臣佐下軍上德也下軍佐起

將中軍故曰上德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

弗許衛侯欲與楚杜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晉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

出居於襄牛公子買戍衛杜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晉

故戍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林楚欲

不能魯見晉強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杜許告楚人言子

楚弱故懼晉討叢不終戍事而歸晉侯圍曹門焉多歿林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

然之禍則林上○曹再無禮杜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

于已然之杜與眾也舍師遷焉曹人克懼杜遷至曹人墓兇兇恐

禍則怒而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克懼杜遷至曹人墓兇兇恐

思報文公敵則稱舍墓而激厲我可制敵則稱合墓而兇懼要須

懼曹妙在因時謀之○黃建云田單詭令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師遷而不騎劫掘墓正所謂激厲一道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發塚使文公遷發其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塚則以固曹人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

守耳其能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又有好且曰獻狀杜軒大夫車言

多故責其功狀○曹國甚小而乘軒至三令無入僖負

百人無道可知不必說到無德居位矣○日免其族

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杜報殮壁之施○日免其族

左傳巫世沙僖晉霸四卷六七

產入陳所以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林二子各

有從亡魏犇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

其材使問杜責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胷見使者曰

以君之靈不有寧也杜言不以病距躍三百陌曲踊三

百杜距躍超越也曲踊乃舍之謂以其有禮非殺顛頡

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杜舟之僑故魏犇而黜其職○賴

韋曰文公之殺顛頡而釋魏犇也曰愛其才夫國之大

法豈以才廢哉古之入於法而可議者以其情耳情者

法之所由以用也未聞以才而廢法者也可肆行無忌而國

之廢也甚矣夫以才廢法則有才可肆行無忌而國

家之法惟以加無才之庸眾而不可加有才之能臣是

才者亂國之罪首也殺之役先軫唾君而斥君母河曲

之役胥甲趙穿當軍門而呼晉之法自是蕩然矣或曰

禮有議功有議能是亦用法之情也曰議功則犇頡之

罪皆可以未減議能則罪犇而責其後効後効著然後

許犇以不灰其亦可以謝顛頡也矣○彭厚德曰有罪

不能討非法也有才不能用非權也同罪異罰非刑也

然則奈何曰犇果有才必能用立功於後蓋令犇頡俱以

從亡之勞暫賞其功而俱使立功以自贖犇有功則赦

之頡無功則殺之是討罪用才兩俱無害而不得謂之

同罪異罰矣若頡能有功則頡亦才也竝有才而竝以

後功贖亦不亦可乎○凡刑賞疑似之際必須咨詢於

衆顯示於人至同功異賞同罪異罰尤當使人灼然於

其故否則近以生人心之疑遠以壞國家之法度也如

晉文殺頡釋犇犇功議能不與衆明其義而隱忍苟

且以行之後世論者尙且不服况身當其事者哉

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杜

絕告楚不許林告楚釋宋楚又不許此必晉嘗為宋請

傳不備載○禧按告楚不許當是逆料之

晉傳不備載○禧按告楚不許當是逆料之

晉傳不備載○禧按告楚不許當是逆料之

晉傳不備載○禧按告楚不許當是逆料之

晉傳不備載○禧按告楚不許當是逆料之

晉傳不備載○禧按告楚不許當是逆料之

晉傳不備載○禧按告楚不許當是逆料之

辭。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林二國未肯先軫曰使

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

以賜宋人。林欲以激楚愛曹衛必不許也。杜不許齊

賂怒頑能無戰乎。杜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請公說

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杜申在

入。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

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嘗備之矣。民之情偽

盡知之矣。天假之年。杜獻公之子九而除其害。杜除惠

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杜無求又曰知

大見識

大道理

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謝文游

見識度量老成淡細使如其言。任晉多勝算。一齊空子

却矣。可惜有君無臣。又云取軍志語以自處。尤妙。子

玉使伯芩請戰。林伯芩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曰非敢

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杜間執猶塞也。讒慝若

剛而無禮。以信謗者之言。豈但不能間執。王怒。林怒其

而已。古今剛愎人見識舉動每每如此。王怒。不肯去

宋而請兵以戰。上公說是君能從臣。少與之師。唯西

此王怒是臣不從君成敗之機決矣。少與之師。唯西

廣反。曠。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杜楚有左右廣又

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

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所謂當

斷不能禁。雖有過人之識。不能救於敗也。楚子怒。子玉請

戰不能禁。而仍與之師。鄭伯惡高克不能除而使潰于

三。專。徑。世。少。億。晉。霸。五。卷。六。七。

河上古今主臣往往如此殊不可解然如羊祜之勸平
 吳慕容垂之勸伐晉皆一主一臣違眾議而行之成敗
 懸殊此用謀用斷所以難也城濮之戰子玉使宛春
 著著極似喜事却極著著把穩詳戰論子玉使宛春
 夫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杜衛侯未
 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
 失位故言復衛封曹杜一釋宋圍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
 取二杜一復曹衛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
 乎伯者之謂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
 曹衛以攜之假道於衛以伐曹弗許而伐衛因借伐曹

楚只將一曹衛操縱楚人如弄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
 凡但以伐曹衛為報怨淺矣先軫大是公說此公說子玉
 後圖之圖謂復曹衛也○先軫大是公說此公說子玉
 怒字又一關照乃拘宛春於衛黃建云拘於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楚子之去晉師
 矣分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極誦詐心腸偏能附微楚
 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
 讎林背楚之惠而自食其避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
 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

彼矣此語似平然非本心之談以其謀在必退三舍楚

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

天秦小子愨次于城濮杜衛地○今河南衛輝府竟楚師背鄗而舍

上望云將戰又作敷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前日聽輿人之誦成大

折見勝楚之難篇中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杜高平曰原

患字疑字懼字層層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杜疑衆謂已子犯曰

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杜晉國外河而內山○進計利退公曰若楚惠何欒貞

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杜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

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此語似正然晉侯夢與楚

子搏楚子伏已而鹽古杜其腦林夢搏時楚子伏晉侯

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晉

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

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借夢以堅其志如杯酒化血

臬鳴牙旗古人解禍為子玉使鬬勃請戰杜鬬勃曰請

與君之士戲一字足以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杜得臣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

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在此謂退至其敢當君乎言

大夫且退況敢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

楚之辭驕而慢晉之辭整暇而有禮豈必

車乘敬爾君事正對戲字詰朝將見林言平旦將見晉

車七百乘許見鞞音半鞞杜五萬二千五百人鞞在背日鞞在胷日鞞在腹日鞞

鞞在後日鞞言駕乘脩備林一云著掖皮日鞞軸日鞞

句晉侯登有莘故國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

也林登高以觀晉師之強弱少者在前長者遂伐其木

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林即胥臣以下軍之佐

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林子玉以宗人之

自衛古之為將必有親兵精銳曰今日必無晉矣古

者為中權乃可以馭眾而行法亦

晉之謀楚
加設阱置
餌以誘猛
虎虎必在
須臾而豎
尾大吼張
威以攝獸
悍然自入
勿所而不
知也

若同而其神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杜子申鬪宜胥臣

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杜陳蔡屬狐毛

設二旆而退之杜旆大旗也又建二旆欒枝使輿曳柴

而偽遁杜曳柴起塵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

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

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此子玉不殺交晉師三日

館穀杜館舍也食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

于踐土杜衡雍踐土皆鄭地周襄王聞晉戰勝自鄉役

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

行成於晉杜子九名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

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杜四馬百乘徒

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杜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

而盟故其傅王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杜既享又命晉

將厚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

伯杜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賜

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林大輅金輅也祭祀所乘其服

服韋彤弓一彤矢百茲盧弓矢千杜彤赤弓茲黑弓

矣杜秬鬯一卣杜秬黑黍鬯香酒虎賁三百人林周禮

以虎士三百人先後王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

國糾逃王慝杜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禧按河陽之

王狩于河陽然則此舉在晉侯未為大失特不可為訓

耳效尤者將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事故聖人隱之所

以全晉而存大義也○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

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譎而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

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

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觀

敘致典禮威儀洋洋如觀令人感慨欲涕杜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衛侯聞楚師

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杜元咺衛大夫叔

君以受盟杜士望云按陳侯亦如會是時附楚者盡如晉

事以受盟杜一戰之威風聲如此光武昆陽有此氣勢

左傳經世少儔

晉霸十

卷六三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林踐土宮之庭

要言曰皆獎王室

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

其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

以德攻。杜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

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

杜孟諸宋藪澤

水草之

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

杜大心子玉之子西子玉之

榮季也。便見難進言處。弗聽。榮季曰：「然而利國，猶

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

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林蓋禱河本無與於戰而足以繫屬民心今子玉吝惜

瓊玉不為民禱戰是無勤民之心○敗不必因此但其

剛復不畏神亦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

之老何？」杜申息二邑子弟子西孫伯心曰：「得臣將歿，

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杜至連穀王

殺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土望云竟接晉侯曰：「莫余

毒也。」已，蔞莒，臣叔伯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杜

其自守無大志○古今大監戒後魏禧曰：此一舉也，後人每以分田畀宋許復曹衛執

行人，辟三舍等事為晉文之譎，又言其欲速亟功於

此見者以爲不及齊桓不知齊桓之時楚勢未大張
憑陵中國未甚及執宋公之後中國諸侯唯知有楚
楚偃然自大目中無中國諸侯久矣使非文公城濮
一戰幾何不胥中國而夷狄乎其後數百年得與楚
迭長夏盟有以分楚之勢而壯中夏之威者皆文公
子孫也其譎與欲速也安得有病

彭士望曰子玉不勤民呂臣不在民正對晉教民用
民晉楚以民升降民之重也如此讀左傳須留心此
等處又曰子玉雖才終難駕馭若秦用孟明得之矣

楚子宜一赦責其後效不效卽殺之吾於此慨然於
古今人才之難國法之易人主怒之不可犯如此豈
獨爲子玉傷哉

孔之達曰齊桓公伐楚澆入楚境諸夏之勢已張苟
可以已卽不戰而盟可矣至於楚人圍宋澆入諸夏
城濮之地在今河北晉不大挫其鋒則不能以杜後
患故城濮之戰正也卽用先軫之計無害乎其爲正
也

邱維屏曰晉文城濮之戰先儒多以譎言之而所以

指悉其譎者未得透露使人見晉文攘楚之功大矣其譎正欲攘楚耳何害吾謂此事竟看至晉人秦人圍鄭處止則見晉文攘楚雖是攘夷而實以報曹衛之怨者著著皆譎并攘楚尊王之事其中皆有威劫勢凌之隱故春秋書法一一不輕放過如侵曹伐衛再言晉侯楚人於衛得以救書踐土于濫兩没王而河陽之召但書王狩執曹稱畀報衛書歸之于元咺自晉圍鄭稱人若竟不知晉文有尊王攘夷之功者孔子豈故抑之耶大抵霸主之義以尊王安中國

爲要晉文初爲襄王定子帶之難是已然始見秦河上之師乃辭秦師而獨下此忌遏秦師欲專居納王之功便是第一次譎處及王入而朝便以隧爲請雖襄王能以大義折之而必與以陽樊諸邑其震主之威豈但如芒刺在背而已哉如齊桓公召陵伐楚威聲久震而襄王初賴齊定世子之位繼告齊桓定初喪之位葵丘之會襄王未嘗自臨但遣宰孔賜胙而已今晉文一勝楚而襄王乃趨臨會之惟恐畧後此固桓之尊主終見於下拜文之震主驟敢於請隧致

之也春秋兩削王臨朝會而兩以朝王所志其實特踐土之王無事可託之而見河陽偶有狩事則復託于狩以見王固在此而使溫會削王之書法益著耳卒之翟泉之盟且使狐偃得入王城之內而盟王子矣宜胡氏以爲無君之心著也至其攘楚楚之所爲宜攘者以無王也陵諸夏猶次之況於一已之恩怨乎齊桓召陵之伐特問王貢王征之故此爲春秋第一義亦終春秋不載見之辭也城濮則緣救宋而晉於同楚圍宋之國未嘗問焉乃專事曹衛且晉救宋

救中國之一患楚請釋曹衛不更救中國之二患乎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吾亦曰天下之善一也吾救宋一善也楚救曹衛二善也吾以吾之一善聽楚之二善則三善也而必欲爲私復以譎曹衛何爲乎身爲中國之霸欲攘僭王猾夏之夷而乃以過而見禮之故遂爲退舍假令楚以退舍之故收卒而還則僭王猾夏之奸晉文固已久置之不問矣故吾謂楚特自失計耳使楚子當入申之後晉人有退不敢當君之言而應之曰寡君與君各惟諸侯之不睦者是

問匪徒以威脅之而務以德懷之寡君是以願君爲寡君釋曹與衛寡君固請爲君釋宋之圍今曹衛咸告我曰吾甯絕君晉君已因君之請而許復我矣君惟是終德於曹衛寡君惟君之明德是承其敢羈迹於宋之城下顧一介行人不敢寧居以來請於君君既許其請矣行人其何所獲罪不虞君之執之也何故無寧謂茲行人不當爲君之二怨請則寡君與有罪矣吾不知子犯是時將謂誰曲而誰直誰壯而誰老也而況鄭衛雖盟仍見醜見伐終已不一釋其怨

乎觀左傳敘述此事始終淡得春秋書法之意將晉君臣逞威無上挾怨虐鄰之故婉婉寫出但其用意淡婉多以微詞見意非淡心於是者不能驟見耳○此篇是左傳中第一大雅之文其平平寫出他意思高淡處其隱見轉撥處皆如坤軸之陂陀委卸如大海之紫瀾披迴非淡心遠見者不能知也自馬班韓柳而下如此篇者其文不少概見惟我朝經義中尙或見之○余嘗謂左傳文字最難及處在將二百五十五年事實串作一篇文字又將中間每事離合各

成一篇文章徑似蘇氏璇璣圖經緯勾曲皆可成章也繇作者將二百五十年人事物理世運天道首尾熟悉於中從容就當日情事寫出雖議論著理處意見或有偏頗而序事則各因其情景寫出並不橫用已意凌駕出之故其首尾自各相呼應也司馬子長便自有抵牾蓋子長每借事道出自已情思於前後抵牾不及顧耳此是左傳作文字習次高絕古今處偶因冰叔錄晉文公霸諸侯前後各段事為一篇遂識之

甯武子復衛侯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杜元從公公使殺之衛成殺咺子又甚於咺不廢命奉夸叔以入守叔即叔武夸論也咺不敢六月晉人復衛侯杜以叔武以子殺之故廢衛侯之命故聽衛甯武子杜甯與衛人盟于宛杜陳留長垣縣濮水○出君者懷疑懼不相圖則相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杜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今天誘其衷杜衷中也林上天悔禍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杜牛日牧馬日圉

奔復國安眾定事之祖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誘開誘也天開誘衛人之心使不降禍于衛舊解非自今又以此感動開誘天之心使不降禍于衛舊解非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勞力而自矜也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杜傳言叔武之賢甯俞所以書復歸衛侯先期入甯子先稱甯武子知此一先也武子當有用知處不致前驅殺長牂子郎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林叔武乃是牂公子市專犬華仲前驅子衛大夫為衛守門以甯子為成公使衛其載入國公子市專犬華仲前驅子衛大夫凡君行必有前驅蓋二子為衛成前驅也舊註非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

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杜

以叔武尸枕其股而哭之歔犬走出公使殺之可報叔元咺出奔晉

杜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禧按歔犬

而尤知非其情故走出公又殺之則犬之殺武非公命明矣咺於理不當訟衛侯或咺見武死即奔晉亦不及

知哭武殺犬之事耶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其廉莊子為

坐士榮為大士杜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

為坐明衛侯不勝杜三子辭屈○衛侯已殺殺士榮剛

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澗

室甯子職納橐為已職橐衣囊餽糜也言其忠至

亦且以防酖毒稠者曰鬻淖者曰糜元咺歸于衛立公
所慮者深○按甯子不獨恐君饑渴
 子瑕晉侯使醫衍酖衛侯杜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
疾而加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灰甯俞不獨忠也晉侯
酖毒而俞得知可見全副心力日夜在衛君上耳目細密有
許多作用方能及此薄酖尤妙若竟不下酖則情露而
衛侯反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各杜雙王
不保矣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畝治厘曰苟能納我吾
 使爾為卿杜恐元咺距周治殺元咺及子適林即公子
 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杜服卿服將周畝先入
 及門遇疾而歿元咺報之也然何不治厘辭卿殺治豈畝為謀主耶

曹侯孺貨筮史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杜孺者姓侯名孺貨筮史使曰
 以曹為解杜以滅曹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晉文念念
一語淡中其竅下文許多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
理不過演足以成其文耳振鐸杜曹始封君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
 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
 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
 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燭之武退秦師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

杜文公出亡過鄭不禮之

且貳於

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

杜函陵汜南皆鄭地汜南在滎陽中牟縣南

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

見秦君便見秦君

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

善辭

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

正說

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

亦是善辭唐德宗奉天諸詔

尤當一味樸實悔艾若稍存粉飾附會之見人心立解

體矣又脅之以勢然亦是實話但他人必將此語作

破翻不肯為用矣

窺許之夜繼反

三傳至世少禧

燭之武一

卷六三

須看其
第之魁
步引一
一步進
步

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亦用老實話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杜設得鄭以爲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此八字不但說破敗殺之役其焉用亡後范睢以遠交近攻策秦此已預見其端矣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此言亡鄭無利於秦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林使人也其其乏困閒處著君亦無所害此言赦鄭且君嘗爲晉君賜矣然後緊處許君焦瑕朝齊而夕設版焉杜晉君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君之所知也此言亡鄭晉夫晉何厭之有前是實事速他急急進步處將實影虛虛者皆實矣戰國策全祖此法蘇氏論古飄空據實之法亦祖此既東封

秦伯講鄭于晉可也何爲盟且成其後復因以襲國殺之敗德少矣諱文存曰此見晉文罄達大度處子犯功召之士只顧氣便取利胸中無一毫情義後來以街謀長若多如此所以

鄭又欲肆其西封杜封疆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此言晉必害秦又緊結二句妙逢孫揚孫戍之乃還杜三子秦大夫反爲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畢竟文公有本心人敗微之舉知其不爲矣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杜鄭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於東杜晉東界此亦晉文一盛德事鄭石甲父侯宣多杜二子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觀鄭子華子蘭二事所謂君子樂得爲君子者於此益見

魏禧曰辭令妙絕與陰飴甥對秦伯足相上下茅鹿門稱歐陽文忠宦者論如傾水銀於地百孔千竅無所不入余於此二篇亦云然彭家屏曰燭之武辭令之善人皆知之然得其要領切於事勢足以聳動秦伯而要以必從者則越國鄙遠之說也秦既不能越晉而有鄭而徒取以益晉豈秦之利乎故一聞燭之武之言即心解神悅既私與之盟又使二大夫戍之所以防晉者深矣揜人者心揜其肱燭之武其操是道歟

殺之役

冬晉文公卒。李廉曰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迴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會郵失魯會幽失衛首止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為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公會畿內則仇矣盟子虎則惇矣此桓公之不敢為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抑君獎臣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所不忍為也夫子正譎之辨獨不淡切著明哉○禮按齊庚辰將殯于曲沃出不用江黃而晉用秦非確論也 絳杜晉 樞有聲如牛。安知非陳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

左傳卷十七

殺之役一

卷六

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杜聲自樞出故

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樞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

掌其北門之管杜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蹇叔杜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

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鍾惺云勞逸

別得極明遠主備之語語簡至老成人自不費力一

軍皆知則耳目必洩故鄭必知近見師行出郊而士卒

不知所為法故曰兵貴密速而已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謂

勞無所得必且行千里其誰不知與晉同圍鄭背晉而

得悖理之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與晉同圍鄭背晉而

矣又因戍以襲鄭險側悖謬可謂極矣而蹇叔一公辭

語不及吾故嘗曰若一个臣者蹇叔不能當也

焉召孟明杜百里奚之子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

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哭師亦孟子吾見師之出而

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此則無害曰晉人禦師必于殽

今之函谷關亦曰崤坂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

里古者軍行于險阻林薄之處必防而搜焉周亞夫

討吳楚趙涉請搜殽澗間果得伏人正其處也蹇叔既

明言晉必于殽而三師漫不經意以取敗俘所謂輕則

寡謀入險而脫者益信矣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杜臯

父之祖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杜此道在二殽之間

山相嶽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

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古之謀臣未有不諳地圖者

左傳經世沙儻殽之役二

卷六

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

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杜王城之北門，胄，盔也。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

下。免，敬也。超，乘也。老，三百乘也。杜超乘謂超上車而乘之，蓋左

也。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杜謂

過天子門不卷甲，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

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

韋，先牛十二犒師。於人必有以先之，皆以輕先重。曰：

「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

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

邱維屏曰

一老一幼

一商人

繼相掩映

一人辭命可謂善處

孽

告於鄭。林遠傳車猶今日之驛鄭穆公使視客館。林使人

秦杞子等三大夫戌鄭之館舍則束戴厲兵秣馬矣。杜嚴兵使皇武子

辭焉。林鄭穆公使大夫謝辭秦戌者使去曰：「吾子淹久於敝邑，惟是脯資

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

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

孫奔宋。不殺其人而婉辭以致其奔何也。大國不可犯也。小國敗大國之師，殺大國之使，未有不速取

滅亡者故小國與大國戰，敗亦求成勝亦求成。以此知燕丹荆卿之謀直兒戲矣。孟明曰：「鄭有

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

還。林此蹇叔所謂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者也。所謂猛獸毒蟲必遺毒於人者，按滅滑而經書入滑者不能

三傳經世少儔

殺之役三

卷六三

有其地也。○淮南子曰：穆公遣孟明襲鄭，賈人弦高相與謀曰：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秦果還師。鄭伯以有國之功賞弦高，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不受。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秦國君臣密謀而逃。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何以晉得知其詳？故是間諜。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林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圍鄭而盟，盟而襲兵，名甚正，何豈反覆狙詐春秋常態人習之，不為怪而反謂伐同姓為名義耶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以

傳車起姜戎之兵欲速也子墨衰絰。林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

此居憂蒞事萬世不易之法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

文公。晉於是始墨。杜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由變也。邵

於不得已且寇不於門庭而興師以襲人非不文嬴諸三

帥。杜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

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

之志。若何？公許之。殺之師晉本無義而夫人又秦女穆

乎襄公釋之未為不是但當謀之羣帥可釋則有以謝

武臣不可釋亦有以謝母而奈何私釋之也然處此者

不若留三帥不殺以要秦之成若楚釋知罃晉釋鍾儀則盡善矣先軫朝問秦囚公曰

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

暫而免諸國杜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千古同歎

習貴倖所喪者多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

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林矯稱襄公命欲使還拜謝因

而執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杜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

鼓謂之善辭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

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杜

之于鄉師而哭謝文游云至此而哭晚矣然有此一哭纔見得蹇叔兩哭哭得有精

曰孤違蹇叔直說到此不顧一毫體面所以為賢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日掩大德可知孟明平日有許多賢處故三晉人既歸用之說不可泛為敗將藉口即荀林父亦然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

也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

人敗類杜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眾物所在成蹊

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杜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

喜而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杜覆反也俾使也不用是貪

對答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至此又自提出一貪字為喪師之根言尤

切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杜為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魏禧曰殺之舉無故啟釁何哉蓋秦再置晉君威德數加於晉必輕晉矣故諸臣欲乘此立威於秦以杜其後日侵陵之患然背德結怨此一舉也足以敗國而有餘別有論

邱維屏曰左傳敘殺戰全著精神在蹇叔起序蹇叔語後連紀兩哭極見蹇叔心明而意懇處其及王孫滿正是為蹇叔掩映弦高之洩秦師則蹇叔之語之明徵也而序秦師至滅滑一結蹇叔語盡驗矣後段

又序晉來敗秦事證蹇叔語而先後序先軫事益見蹇語之精神也如此看作者精神方綻露并見作文之所以結束處末秦伯又以出人意表處作結秦伯前後一昏稚一切實悔過於蹇叔為正收於秦伯又為反照皆有味

彭家屏曰易曰無攸遂書曰牝雞無晨詩曰婦無公事皆言婦人不可干與政事也穆姬之必釋晉惠文嬴之請歸三帥皆非也然以時勢論之惠公不返晉亦有君三帥不歸秦亦有帥幽之殺之等匹夫耳不

亦深鄰怨而示已之不廣哉二君皆英明之主計必不出此也其皆歸之勢也特以婦人女子干與其情若二君盛德之舉為徇門內之情何以服臣民而存國體乎或曰文嬴母也襄公不得不從與穆姬之事異是又不然禮著三從之義而曰夫死從子春秋于夫人姜氏如齊大書特書深咎莊公之不能防範其母也襄公不知此義率爾舍之成慈母之過激悖臣之唾遂致母子君臣之道一時交失吁過矣

先軫死狄

狄伐晉杜乘晉喪及箕晉邑今太原府太曲縣東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杜白狄狄之別種林白狄之君子爵今陝西延安府是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杜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先軫烈丈夫也然免胄之死為過矣人臣即欲自討以明國法其道多端而顧必汲汲於一死乎且身為元帥尤非所宜子瑕死而楚師磨元帥身故戰陣狄乘機攻擊喪師辱國則軫之死不有餘罪乎故誠意必先狄人歸其元杜首也面如生初曰季使過冀杜致知也季胥臣冀晉邑今見冀缺耨即卻缺其妻饁于軫反之敬相待如賓最難事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

此為千古
錄罪商之
法

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
 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杜缺父冀芮對曰舜
 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
 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
 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杜且居先軫
 敵故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錄死事之子賞舉賢之人賞格最佳曰
 舉卻缺子之功也杜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以一命命
 卻缺為卿復與之冀杜還其亦未有軍行杜雖登卿位

彭家屏曰先軫之唾其君洵有罪矣然追國家之公
 義動一時之浮氣事過氣平心知其罪正當囚服入
 朝身伏鈇鉞痛哭流涕再三請死明君臣之分章國
 家之法以為同列勸不誠善于處死者哉乃見不及
 此身死狄師豈知當長子之寄非可死之時殉一已
 之情忘民社之重以是補過不又有過焉者乎夫疆
 場之事力盡身死得死所也然懷挾借以自盡雖
 身膏戎馬之場非死所也然跡其先後之言忿激一
 時懊悔事後至無地自容而慷慨求死人有不得于

心赴湯蹈火而不自知者此類是也其志亦可哀也夫

左傳經世鈔卷之六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七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楚商臣弑成王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杜闕勃○人
虛心決疑而姑以問人實自斷於志者此類是也○禮
云既斷於志復以問人者冀人言之有合於已也及其
不合則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杜謂
自行矣
為太子而又黜
之○一語料定
為老成持
重之見耳
楚國之舉恆在少者立少非正然在楚
且是人也論楚則子上之言
且是人也此與宋文帝
且是人也袁后之識逆

同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庶弟商臣而黜大子
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此何事也而使告其師潘崇曰
凡為太子置師友必擇端方貞誠德望夙著者後世徒
選文學之士亦多致敗況使智術變詐之人與居乎
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奇想而勿敬也杜成王妹
記以為成王妾○此與公孫痊之走吳起杜發從之江芊怒
術異而用意之濶險則同令人無摸索處杜發役夫杜賤宜
曰此何事也而使江芊知此邪呼杜發役夫杜賤宜
帝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其本性故一激輒露見告潘
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杜事曰不能行乎先設
端以揆之教人曰不能行大事乎杜謂君之罪莫
弑父煞難開口

有大於崇者卻仍文以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東
嘉名亦見開口不得處王請食熊蟠而炙
藏甲最為不立如承林熊掌難熟冀
乾作逆弊皆由此久將有外救
弗聽商臣潘崇不聽成王食熊蟠而鍾會丁未王縊諡
之曰靈既弑君父猶汲汲於加惡諡魏鶴山先生不瞑
曰成乃瞑林言其忍甚未斂而加惡諡○身被弑成而
陽之瀕歿而求文正也○魏禮曰秘史載司馬溫公作
通鑑至唐太宗忽有衣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
公起持筆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頸可穆王立以
取筆不可奪遂不見觀此則或有然者也
其為犬子之室與潘崇使為犬師且掌環列之尹杜宮
官○潘崇合終不及成衛之
濟張衡之禍無天道矣

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謀及江芊宜其敗也

魏禧曰按楚成在位四十餘年未嘗有大過舉其不殺晉文及使子玉去宋等語頗有人君之度而遽遭祿山朱溫之禍何哉蓋廢立不定必生大亂古今一轍故雖以宋文帝之恭儉隋文帝之厲精而不免於子禍也商臣惡同楊廣潘崇奸過楊素不必論矣楚成欲黜不黜犯周史譁誅之戒又使商臣得聞江芊得知蹈大易機事不密之殃宮甲之變雖曰天數豈

彭士望
成王顧命
陳兵召大
臣萬世榜

非人事哉余嘗謂隋文子禍內成於獨孤氏外成於楊素其失甚明每讀史至召勇一節獨恨文帝之當忍而不忍柳述元巖之疎而無謀也當廣逼陳夫人時帝將廢廣立勇止呼述巖而不及素蓋明知素為廣之私人而疑之矣不然素固當時第一重臣朝廷他事無所不謀而此廢立大故乃不與聞哉禮云前廢廣則疑素不待辨也此時述巖當為帝謀一面召廣至榻使陳夫人質正其事禮云面正又足明陳夫人之讒否妙一面召素詣宮數其廢勇立廣之罪片刻竝誅然後審

知樣不可不

擇所立則大事定矣當時君臣咸知素為廣之友黨而帝漫然曰召我兒述巖泰然出閣為敕書致素得聞之以成其謀身囚主弒豈不哀哉夫利害之際間不容髮韓魏公出空頭敕貶任守忠雖歐陽文忠共事而不知撤簾之舉雖富鄭公共事而不知蓋誠有所不得已於此也從來廢所已立苟非漢東海唐淮陽之賢其勢多出於弒逆而必有為之謀主者熊蹯之禍出於潘崇雀鷲之變成於田不禮欲廢廣而不備素豈有濟哉宋呂端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

彭士望云非大平時雖鎖閣猶有思

犬子而鎖王繼恩於閣所謂能斷大事者矣或謂遽殺廣素疑於犬忍如胡寅所謂廢廣出外熟議所立素不從則請降詔旨以軍法從事不更仁至義盡乎曰廣當君父危篤而逼其寵姬必有餘罪素害一犬子一王專權亂法殺之豈為過季及以一言而誅叔牙國家大事未可以儒生姑息之見參也使如胡氏之說從容會議則廣素之謀合而反噬之勢成矣金人云待汝議論成時我已過河真可為儒者一大鍼砭也

孔尚典曰按前年商臣譖殺子上今年弑王舉朝皆其黨所以圍宮而無一人救也楚成有賢臣不能用而反殺之其見弑不亦宜哉

彭家屏曰商臣蠡曰豺聲而弑父越椒熊狀豺聲而叛君後世如王敦劉劭均有異狀人性皆善而惡人之生其貌便殊造物賦形之故有不可解者○賈大傳曰天下之命懸於犬子犬子之善在早教諭與選左右習與正人居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此真立國之

本萬世不易之論潘崇奸謀小人楚成使爲大子之傳其生亂也宜哉

於其出也宜若
本出世不長之命

狼曠歿彭衙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
 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人御戎狐鞫居杜續
 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地今陝西白水縣秦師敗績晉人
 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
 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
 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
 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爻曰盍歿之此時人輕
 笑曠曰吾未獲歿所其爻曰吾與女為難杜欲其曠曰
殺先軫

曠非元帥
故其必賢
于軫

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歿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杜共用歿國用。得升歿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杜共用歿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杜屬。已兵。馳秦師。歿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魏禧曰。先軫歿而狄敗。狼曠歿而秦敗。故古之為師。必有歿士也。始戰而有致歿之人。則敵人出其不意。必驚而怯。吾之軍必有恃而勇矣。

孔尙典曰。狼曠以不用而欲歿。先軫以無故而黜。勇士皆為過矣。然人所以竭力歿。報不由於感恩過厚。即由於抑激。思奮使狼曠不黜。右當未必能以歿陷陣也。

此處為經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躋僖公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杜躋僖公逆祀也杜僖是

嘗為臣位應在下今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杜宗伯掌

居閔上故曰逆祀

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杜新鬼僖公

年又長故鬼閔公歿時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

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接禮字下發祀國之

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杜

繼君猶子繼父林祭於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

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杜帝乙微子父

丘維屏曰此文以丰顛獨勝

左傳經世少

文躋僖公

卷七八

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邵寶曰宋王者之後其祖帝乙禮也鄭諸侯而祖天子謂有功也有功而廢禮可乎魯之郊禘非禮也鄭祖亦云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杜文仲知柳下惠之廢六關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妾織賢而使在下位杜其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杜謂居蔡山節藻檢也○無益之器故曰縱逆祀祀爰居杜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三不知也兩引詩之後即接仲尼曰而下以六事並說以不仁不知雙結全無賓主章法最奇且上記夏父之

論此突出臧文仲不仁不知尤妙

魏禧曰宗伯主躋僖之議而夫子以罪文仲故知為相極難凡人之功罪皆身與焉○此理明而猶有以興獻入太廟加武宗之上者何與○按僖公之事見於春秋者功不勝其過敗邾于偃是棄盟也禘大廟致夫人以哀姜則淫亂正以成風則妾亂嫡也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是敗男女之防也言損威則淮之會見執於齊升陘之戰胄懸魚門矣言勞民則非時新作南門矣言棄華即夸則以

楚師伐齊取穀會楚子圍宋盟宋矣過寵季爰刺公
子買則失君卽位以來不朝周出居之禍不勤王宰
周公之聘使公子遂兼二事以報則失臣而闕宮泮
水駟諸篇以浮誇溢美之辭聖人不刪而竟登於頌
何歟夫子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魯而有頌於郊禘何譏焉夫僭竊之事虛誕之辭皆
春秋所惡而於詩獨否亦豈存其事以示譏如春秋
所書郊禘之義耶

秦伯三用孟明

秦伯猶用孟明

○筆○法
余嘗論古人文字之簡若在字句古與
費解處求之則簡非難事矣全在平常

秦伯用再
敗之將可
謂奇矣孟
明乃變治
兵爲脩政
趙衰乃變
迎敵爲避
敵三人皆
是第一賢
人第一能
人
孟明增德
而成子決
計辟奉子
襄改行而
宣子知其

明白語簡得來方見筆力因舉左傳此句論之只猶用
二字將孟明前此爲三敗之將秦伯用三敗之將他人
不能而秦伯獨能用不知者怪異知者驚服此五種
情事和盤托出又一毫不費解注乃真簡真筆力也尤
妙突然用作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
起句妙絕
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
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
三年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杜俱晉地○
王官今陝西
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杜茅津在河
東大陽縣西

裴陳故曰
脩德者威
一木也

封埋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

也。舉人之周也。杜周徧也不徧與人之壹也。杜無二心孟明

之臣也。其不解懈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

能舉善也。杜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以用

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杜詩國風言沼汜之芣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之不遺

小善。林方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杜詩大雅美武王能遺美仲山甫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杜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

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姜寶曰：史記稱穆公作誓，在今取王官封殺尸之後

蓋其親見殺尸露骸暴骨之慘，不勝悲痛，封掩之而

作誓言，自是遂不復東征，誓言終能踐矣。若敗殺作

誓而復有彭衙以後等役，殘民不已，不應自食其言

至此

謝文海曰：穆公猶用孟明，非全副識力，全副度量不

能在朋交猶難之況，君臣乎？後世人才偶遭蹉跌而

陷重典，或遂終身廢斥者，誠不幸哉！人之才誠有始

愚終智者然，其人要為有本領有骨力，但輕浮之氣

未除，必經歷挫折而後力沈氣靜，始可以就大事用

人者奈何一再註誤而遂輕棄絕之使國家不收真才之用人材抱枉抑之痛耶蘇軾初中程英宗卽欲授知制誥相國韓琦曰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而用之然後進用則人人無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夫知制誥乃軾所優爲韓公猶且慎重恐爲軾累矧關係安危之事輒用未經煅煉之人及其不效又不能推法外之意以

原之豈非草芥人才耶若韓公者不但愛人以德正爲國家惜才又爲國家造才者也

魏禧曰趙成子言必避秦王官之役晉人果不出矣然成子旣言之後秦未取王官之先且居乃會諸侯伐秦取汪而秦師旣還晉人伐秦取邠敵來而謀避之敵未來而先伐之以挑其師敵去而再伐之以厚其怨於成子本謀不大乖乎曰此晉人拘宛春復曹衛退三舍之故智也秦未來而先伐之者所以豫爲避秦之地秦旣去而更伐之者所以文其避秦之

本傳經世金三
舉何以言之蓋不出以避其銳所以守勝此謀已先
定於胷中然恐諸侯輕之故乘其未發姑會諸侯薄
伐以張其威是以取汪及彭衙而還也及後不出則
若使秦之爲報汪之役者曰我旣再敗秦又率諸侯
伐之吾姑不與較焉以謝之可也於是以避彊之心
而爲脩德之名此所以爲晉人之讓也然則成子曰
懼而增德不可當矣興師伐之不虞秦人遽出而發
其憤乎曰出其不意而伐之及彭衙而遽還晉人固
以知秦之不及出矣然則復伐秦圍邠何也曰亦所

謂薄伐以張威也晉旣避秦秦人之憤已洩必不更
出師以與晉角縱令出師非復昔日之銳矣
彭家屏曰孟明欲報秦而重施於民卒有王官之捷
晉悼欲抗楚而謀息其民卒成三駕之功師克在和
人和者用兵之本也

人既皆用其之本也

逆者氣曰孟既於其本而重賦於外矣

出險以與晉戰雖合出師非其意也

甯嬴知陽處父之敗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杜晉邑汲郡脩武縣甯嬴從之嬴逆旅大夫

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書曰周書沈漸剛克高

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為剛德精語猶不干時杜寒暑相

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林言過其實犯而聚

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林離麗也附人者不可不

知是以去之杜為六年晉殺處父傳

彭家屏曰書之稱舜曰溫恭允塞言其和粹形於外而誠實積於中也又詩之稱申伯曰柔嘉稱衛文曰

左傳經世文

知處父

卷七

晉

塞淵可知聖賢之所尙其旨同矣反是而剛以自張
華而鮮實本之不修末將焉救怙氣者召殃清言者
賈亂覆轍相踵如出一途卓哉甯子之言誠千古龜
鑑也

晉人立靈公

晉襄公卒。

郭登曰桓文既沒齊孝不能纂桓公之烈致

秦敗箕以翦狄伐許以離楚一年之業戰殺以却

內三強悉退亦可謂有霸者之畧焉

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林立少君

趙孟

杜趙曰立公子雍

杜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

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

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

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孖矣賈季

林狐

曰不如立

公子樂

杜文辰嬴

杜懷

嬖於二君

何談如此等語廉恥喪盡

立其子

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

父公諸子
俱適他國
不知何故
豈不畜群
公子之禁
猶未除耶

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陳林仕於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偃姑而上之杜偃姑姑姓之女生襄公為世子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如必立長則莫過公子雍矣使先蔑伯士會隨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是何舉動此人可殺趙孟使殺諸鄆殺之亦過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杜本中軍帥易以為佐而知其無援於晉也杜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杜狐氏之族殺陽

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杜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孔尚典曰賈季奔狄宣子不送其帑彼將懷怨而盡狄人以亂晉故荀林父於士伯雖曰同寮之誼亦以本國大夫知本國虛實不市恩以感其心是自樹敵於鄰國也賢君於去國之臣必先於其所往三年而後收田里此待臣之禮而即安國睦鄰之至計矣禧按漢之李陵以處置過甚成莫反之勢此論最有關係經國者不可不知夸之蒐杜夸晉地在今年賈季戮史駢林戮誅也凡史駢刑罰皆是與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與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林敵猶對也若在後世子孫則為非對夫子趙盾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

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杜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是益仇。

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

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七年，秦康公送公子

雍於晉，曰：「文公之人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

徒衛穆嬴。杜襄公夫人靈公母。曰：「抱大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

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

抱以適趙氏。穆嬴大，有作畧。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

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

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

親扞以防
與氏之人
寇萊公子
丁謂過而
使家人縱
博意同

嬴且畏偪。林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已。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即大子，以

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

軍。杜箕鄭將上軍，今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

戎津為右。杜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

職及董陰。杜晉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

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

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

潛師夜起。杜蓐食，早食於寢處也。林潛師，銜戊子，敗秦

師于令狐。至于刳首。杜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

苦胡反。當與刳首相接。○令狐今山

西猗氏縣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

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此識大體知

林父何以不告於議迎之日且不以告宣子而私告蔑

林父為不忠矣○林父是有見識無力量人邨之敗於

此可以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及攝卿以往可也

先蔑晉卿言但使大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

盡心乎孔之達曰林父之言最為有見凡受人之託既

我而後任之不然而事又必度託我者果能終託於

周勃不速斬樊噲恐帝後悔正是此意弗聽為賦板之

三章杜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况

云同為又弗聽先蔑再弗聽只是貪迎立之功耳人無

寮察識而喜功名貪爵賞者往往如此士會

不見意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

同寮故也若淺薄之夫則必憤其言之不士會在秦三

年不見士伯杜先其入曰能亡人於國杜言能與人不

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杜俱有迎公非

義之也將何見焉杜言同罪故同奔非慕先蔑為及歸遂

不見杜責先蔑為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

迹不見則矯狄侵我西鄙公使告於晉趙宣子使因賈

季問艷舒且讓之杜艷舒狄相責讓艷舒問於賈季曰

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

也

杜冬日可愛
夏日可畏

魏禧曰立君得失此皆可鑒凡君歿主幼大臣易於爭權爭權必始於持異議況廢立未定尤禍本所伏當國者宜十分著意○夫人太子在而外求君林父之言是已卽國家多難當廢嫡立長未有不與君夫人定議而遽廢立者穆嬴義正情切宣子所以畏偪而反前舉也然前舉旣誤靈公又不得不立而秦送雍至當何如嚴兵以待於竟則直言君夫人之故委曲以謝秦人公子雍而已矣始不謀之夫人而終以

詐擊秦師盾之失爲已甚也○嘗考吳王休寢疾以子暈託丞相濮陽興及休卒吳人以蜀新亡欲得長君興與張布說朱太后立烏程侯皓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宗廟有賴可矣皓遂立故曰未有不與君夫人定議而私廢立者也

邱維屏曰觀晉奪董之蒐及立君事則卿大夫各分黨矣此卽三家分晉之漸也傳於私黨分爭時恰有與駢送賈季帑荀伯送先蔑帑二事點綴之殊有主色

秦伯伐晉取羈馬杜晉邑○合狐之役晉最無人秦復代晉取北徵晉不敢報而今又伐晉取羈馬蓋秦之憤恨也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杜林父缺將上軍杜代臾駢佐之杜代欒盾徒本將下軍杜欒伐先杜胥甲佐之杜胥臣子范無恤御戎杜代以從秦師杜于河曲杜在河東蒲坂縣南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澗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杜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必實為此謀將以

秦晉戰于河曲

秦為合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杜晉邑○合狐

理故八年秦伐晉取武城晉猶不自省取少梁以報之

秦復代晉取北徵晉不敢報而今又伐晉取羈馬蓋秦

之憤恨也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杜林父

缺將上軍杜代臾駢佐之杜代欒盾徒本將下軍杜欒

伐先杜胥甲佐之杜胥臣子范無恤御戎杜代以從秦師

杜于河曲杜在河東蒲坂縣南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澗壘固軍以待

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

新出其屬曰臾駢杜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必實為此謀將以

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杜側室支子晉君之壻也。有

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與駢之佐上軍也。若

使輕者肆焉。其可。林言若使輕兵暫往攻之而秦伯以

壁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

及。杜上軍不動反。怒曰。裹糧坐甲。林坐甲戰士被甲不

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

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

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杜司馬法曰

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

讎謀未定以穿而皆出不慮退師辱國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憇也。杜憇也明日

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曰。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此於

又悟為使之理。國策知果料張孟談事皆可鑒。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當軍

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

無勇也。乃止。穿出而皆戰穿呼而皆止宣子之師為秦

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

塞。杜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率眾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即今潼關

金履祥曰。秦晉亟戰而楚霸矣。晉主夏盟而君幼國

偷軍謀不一。其始見于河曲之戰。其甚見于邲之敗

可乎然獲卿之言又似是軍謀者宜何如

陸粲曰傳稱隨武子之德甚盛然士會奔秦避罪而已軍旅之事辭勿與知可也遠以國情輸之而為畫焉此其所見視公山不狃尚遠不逮仁者固如是乎

謝文淳曰以士會之賢豈不及弗擾其意蓋欲求復於晉故稍示其謀於秦使晉知之懼而圖復然士會亦見晉同僚有人國尚可為故爾若晉卿皆妬則必心於秦矣可見執政愛材賢人雖散而復聚○禧按此論亦佳然士會教秦挑戰亦無大利害

晉人復士會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林晉以前年士會為秦畫計故夏六卿相見於

諸浮杜晉地趙宣子曰隨會林即士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

矣若之何大臣當國用心如此中行桓子杜荀林父曰請復

賈季能外事林能任在且由舊勳杜有狐偃郤成子林

郤曰賈季亂且罪大杜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

而不可犯林不可犯以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林其奔秦以

非其乃使魏壽餘晉守魏大夫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

執其帑於晉餘帑使夜逸請自歸於秦林壽餘請以私

鍾惺曰季期諫逐客即此意

謝文府曰
士會得計

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杜躡士會足欲使行○秦

又曰士會
前以此穿

能傳意而須偽叛以履足耶○禮秦伯師于河西杜將

入瑕要晉
此又以辭

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

要秦此一
要尤巧明

與之先杜欲與晉人在秦者使士會士會辭曰禮云溫

明說出不
懼秦伯見

王敦入朝祖此其臨行數入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

疑只是擊
得秦伯直

灰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言晉人無信恐不降

此無補益於秦之事舊注未安○此人做事極把穩此

已見其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

鍾惺曰無
此一殿不

繞朝杜秦大夫贈之以策杜馬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

用神不波

用也示覺其情而已謀適不用是既濟魏人謀素報而

還杜喜得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杜歸士會妻子

歸者別為劉氏○丘維屏曰

吳正名曰趙宣子患才為敵用何不隨賈同召而煩

卻荀之異同乎曰意出亡而召當亦不易如士會之

事已見故寧擇其尤賢者與

賴韋曰河曲之戰晉軍機皆為士會燭破故宣子之

患獨在士會特將賈季陪說耳且賈季在狄難形未

見國有亂人惟恐去之不早此正所謂天去其疾

者豈得復召之耶吾故曰召亡即易宣子必不復歸
賈季矣

魏祥曰以艱澁文淺陋不可窺也以淺陋文艱澁尤
不可窺以虛作實不可料也以實作虛尤不可料故
藏庚南郡者宣言於眾曰此間便是作神奸於京師
者財貨充牣人問何以能爾曰一味至誠皆士會辭
行之意也

邾文公遷釋

邾文公卜遷于繹

邾今兗州府鄒縣繹在鄒縣東南二十五里繹山下史曰邾太

龜卜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
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
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
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
君子曰知命文公之卒恰逢此時史言不利亦是知文
公氣數當盡耳豈不遷則不歿哉然此等
以為知命亦須君子方識得若庸
俗人則以為不信卜筮自取歿矣

魏禧曰達識明論千古可師○按文公即用鄒子于

社者何其縣絕如兩人也。或謂此等人左氏以知命許之甚謬。豈邾弱宋強合之而不能違抑其後有悔心而進德。又或將歿而言善耶。君子錄其晚蓋可也。彭家屏曰：天降下民作之君，天之命君以為民也。君民一體，未有民利而君不利者，亦未有民不利而君獨利者也。邾文不從卜，史之言而決于遷，繹可謂明達矣。至命之短長數也，龜筮亦以數之，已成者告人耳。豈關繹之遷與不遷哉。

穆伯卒

文公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餽。聲已當繼則為襄仲聘焉。林即公子遂。敖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杜見伐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逆。及鄆陵。杜莒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前乎此者有新臺。後乎此者有壽不效者。故君子慎作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

仲舍之杜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雖反無及矣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文公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文十年穆

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

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林襄仲使無朝于君穆伯

既復國而不出終寢于家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

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穆伯有此賢子孫許之文伯卒

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

月卒于齊告喪請葬請歸葬于魯弗許文十年齊人或為孟氏

謀杜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

杜堂阜齊魯竟上地魯必取之從之杜魯下邑大夫以告

惠叔猶毀以為請杜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立於朝以

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

喪為孟氏且國故也杜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葬視共

仲杜制如慶父皆以罪降聲已不視帷堂而哭杜聲已惠叔母怨敖喪以帷自蔽於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杜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

雖不能始善終可也杜道如是史佚有言曰兄弟致

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

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

其二子來杜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杜穀之子仲孫蔑愛之聞於國或譖

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

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於

句古侯反莫幸一人門於戾丘皆死杜句有寇攻門二子禦

之而注人林蓋欲致死以明其無欲殺獻子之心二子

既不信讒即當取讒人誅責之呼二子慰諭之何為告

季文子二子聞言自囚於獻子之門請罪可也何為輕

生兩失之矣

胡安國曰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

卒與喪歸皆書於策許翰以為文伯惠叔二子之哀

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

革者以敖著教也易曰有子考无咎周公命蔡仲曰

爾尚蓋前人之愆

魏禧曰以敖奪妻之怨而惠伯猶勸其和可以知兄

弟之情以敖不悛之惡而魯猶歸其喪可以知父子

之道

楚滅庸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杜戎山。奇也。阜師于大

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邱。以侵訾枝。杜大。林陽邱庸人

帥羣蠻以叛楚。杜庸屬楚之小國。今鄖陽府竹山縣。麋九倫人。率百濮

聚於選。杜選。楚地。百濮。今鄖陽府竹山縣。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

杜備。中國。楚人謀徙於坂高。杜林。楚以羣蠻其叛。故謀徙。於坂高之險地。以避難。蔿賈

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

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

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

邑以往振廩同食杜往往伐庸也振發也次于句澐楚

西界使廬戢黎杜廬大夫侵庸及庸方城杜庸地上庸庸人

逐之囚子楊窻杜戢黎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羣蠻聚焉

不如復大師杜還復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杜楚大

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蚡冒所以服陘隰也杜蚡冒楚武王又與之遇七遇皆

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杜裨儵魚庸人曰楚不足與戰

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杜駟傳分爲二隊杜駟傳

品地名隊部子越白石溪子貝自杜子越鬪椒也子

也兩道攻之貝楚大夫石溪

入庸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楚之黨羣蠻從楚子盟

杜蠻見楚強故遂滅庸益合

金履祥曰楚莊初年內有鬬克公子燮之亂外有庸

麋之難而卒以霸禍患之有益于人國如此

穆文熙曰為賈之謀以弱為強師叔之謀以強為弱

皆兵法也

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

蕩之子應代父為司城故辭請使意諸為之。杜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

道，吾官近懼及焉。杜禍及已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

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杜已在故也。○禘按此時

須殺其子耶。○陸粲曰：愛其官而弗愛其子，世衰道微

士之懷寵而不知去就也。乃至此乎。○穆文熙曰：公孫

壽是舉疑于知難，然使文公惡意諸之，而并逐其族

以及其父，則其難不尤速哉。人臣固隨分以明節可也。

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因田而殺亦猶范宣子

司馬懿誅曹爽亦如是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

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杜君祖母諸侯

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

夫語媿殺古今降王。○數語甚朗，似此則昭公有直臣，未為不可諫誨。

使行。呂類知禍及亦以寶器散堂夫人使謂司城去公

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士望云：一語媿冬十一

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

殺之。杜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師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

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杜始例發于臣之罪，今稱國人故

之罪自宋昭至齊莒書法皆變蓋自文公即位，使母弟

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杜意諸之弟

魏禧曰得失可鑒

魏禧曰得失可鑒。此語最切。夫得失之可鑒，不在其得失之然否，而在其所以然之由。故君子之於事，必先求其所以然之由，然後可以鑒之。此語最切。夫得失之可鑒，不在其得失之然否，而在其所以然之由。故君子之於事，必先求其所以然之由，然後可以鑒之。

鄭子家以書貽宣子

晉侯蒐于黃父。杜晉地名黑壤遂復合諸侯于扈。鄭平宋也。

不能討其篡弑之罪而姑平宋以立文公公不與會齊難故也。齊伐我西鄙書曰

諸侯無功也。杜刺欲平宋而復不能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

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杜執訊通官訊問之官以告趙宣

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

於敝邑以行。杜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

得與蔡侯偕。杜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

蔡侯以朝於執事。杜滅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於朝晉十二年六月，歸

左傳經世少文

鄭子家一

卷七

生佐寡君之嫡夸杜歸生子家名夸大子名以請陳侯於楚而朝於

君杜請陳於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葢闡陳事葢杜

成前好救也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

燭之武往朝夸也杜將夸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

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

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夸與孤之

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

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

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林音蔭古字聲同皆相假借言鹿死不擇蔕蔕

之所喻鄭既滅亡當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

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杜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蔕蔕於楚如鹿赴

險命之罔極林言晉命令無所止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

儵唯執事命之杜儵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

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又自敘叛晉事更妙

隱然示向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合豈其罪也林遠引前事之

驗以為近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

穿杜卿也公婿池杜晉侯女婿為質焉冬十月鄭大子奔杜靈

石楚杜鄭大夫為質于晉

穆文熙曰鄭人之言婉而有理中有不盡之威所以
晉人屈服

邱維屏曰文字到樸直無文處乃是至文左傳中如
此文絕少

叔仲惠伯之灰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
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杜惠伯也不可凡有奸人秉政
吾既以為不可則必思有以處之徒以口舌爭而優游
不斷機事不密則坐以待君弑身灰而已矣觀襄仲之
事益知季友誅叔牙為仲也仲襄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
言義故聖人淡有取也仲也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
新立而欲親魯許之丘維屏曰春秋重誅冬十月仲殺
惡及視而立宣公杜惡大子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
命召惠伯杜詐以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灰叔仲
曰灰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灰非君命何聽

千古定論後之君子弗聽乃入此與伍尙之歿不同尙

多不達此可為痛惜甫嵩知偽詔而特赴之不聽長史梁衍忠殺而埋之馬

諫之言皆所謂愚忠誠意而不致知者矢之中襄仲不敢書殺惠伯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

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杜惡視之大歸也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平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

魯人謂之哀姜

左傳經世鈔卷之七 終

